

李白思想研究

杨海波 著
学林出版社



学林出版社

李白思想研究

杨海波 著



特约编辑：陈文富

封面设计：沈兆荣

李白思想研究

杨海波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钦州南路8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苏州吴县人民印刷二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插页 4 字数 180,000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80616-253-4/I·88 定价13.50元

序 言

徐中玉

读了海波同志《李白思想研究》书稿，感到很高兴。历来研究李白的学术著作，已难胜数，但研究其诗作本身艺术成就或释义、本事的居多，或称赞他在文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影响，自然也会涉及他的思想，却缺少较有系统研究他整个思想的专著。海波同志不但多年专治并在高校任教古典文学和美学，且还同时治哲学，担任哲学课程。由他来写这一课题的专著，自会与就文论文和只是兼顾一下的，有很大区别。对李白这样一位大家，无疑需要有这样的探究。准确把握住了他的思想，就更易理解他的作品，对他的为人与作品，认识得更深刻。同时也能显出，他为什么能作出这样杰出的贡献，他凭有着哪些力量。

知人须知其思想。知其思想又须知其时代，知其处境、遭遇，知其实际行为，知其社会关系、生活变化、性格特点。他说了些什么，当然重要，但后人不可能都清楚，留传下来的只能是其中一部分，时间也不能都确定。他说的和实际做的，以及怎样做的，符合到什么程度，有无矛盾，都须细加考辨，紧密联系起来，一道研究，才能作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

过去我也曾把古代作家的思想，简单地加以论述。如此人积极入世，就好或较好，主要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此人消沉、出世，就不值或不可恭维，主要受了道家或佛家的影响。后来想到，

古代作家自然都读过诸家之书，不同程度受过各种影响。但难道不识字的文盲其人生态度不也都是处于积极进取与消沉止足两者之间的若干状态之中吗？这个大多数他们属于受了哪家哪派的影响？在儒道等家派建立之前，中国大地早有人群在此繁衍生息，已发现的如青铜器、甲骨文、岩画之类，至少有上万年历史。以青铜器而言，试想从发现铜矿、开采、经科学冶炼成铜，又制成各种大型精美铜器，风格各异，再刻上记事铭文，在当时条件下，须经历多少年代！工艺的发展，表明社会的组织分工已很细，其时战争变故，天灾人祸，时治时乱，虽无佐证，却属必然，先秦古籍中留下的许多传说和历史经验具在，相信今后还可能有新的发现。孔子当时已只能看到很少一点旧籍，他整理遗佚成书，自述乃“述而不作”，“好古敏以求之”，他当然有功，但内容肯定多有传承，我认为例如他所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由于遭遇不同或前后有所变化，这两种或则各具，或则不同情况下一身可以兼备的人生态度，必然此前已有，决非从孔子、老庄才开始产生的。因他们已有成书，后人便于援引而已，实际上把他们也是基本上从前人继承下来的东西说是后人思想的源头，而且还讲得那样凿凿不易，似乎多少、轻重都能说得很清楚，而且还认为这样说非常必要，后来我已不再这样想了。

人的思想的形成及其发展、变化，当然受有所读各家之书的影响，但因素非常复杂，时代的推动，个人的遭遇，恐更重要。即使受某家之书不少影响，成为他自己的认识后，必然会有若干变化，不可能仍保持原样。先秦儒家，据传已分八派，后世可说难以胜数。其他各家亦然。说渊源于某家，或同别家相比而言，占多或占少，确证何在，又能从哪里得来呢？即使能说得很具体，又能解决鉴赏、评价中的什么实际问题？单说出于何家和占多少比例，无论谈思想价值还是艺术价值，都没什么相干。魔王专

制，权奸误国，豺狼当道，都非消极出世，这样的积极入世只能使百姓遭殃，历史倒退，有何价值？此时无所可为，不愿同流合污，洁身自好，隐居避世，不失高尚，骨子里并非消极。端在看客观效果，不能执一而论。何况艺术表现，还有它自身的特殊规律大值研究，不是单论思想进步便成精品的。故我又以为，讨论作家的思想，既要结合其实际行动，看其言行的客观意义，又要看其如何被艺术地体现出来的，取得了多大的感染读者的效果，而非只是抽出其中的思想因素。

其实不仅生活在大变局时代，而且遭遇艰辛的伟大作家思想异常复杂，普通人也会因阅历增多或其他因素而思想有所变化。如把古代作家留下的作品平面来看，每觉矛盾甚多，难以理解，其实往往是先后的差异，他的思想后来有了改变，并非自相矛盾，同时存在的矛盾也会有，但总会有某种想法为主导。力求立体地来进行分析，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可能更具体真实。文学作品又和其他作品不同，想象、夸张、修饰、激情都有，未必完全可做思想的恰切证据。对诗作来说，跳跃和意在言外的手法使用更多，不说比之研究散文难度要更大些。

晚清刘熙载有部《艺概》，写得很精采，对历代文、诗、赋、词、曲、书法、经义各类名家名作，都有言简意赅的评说。我注意到他这样指出：

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也。屈子《远游》曰：“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使疑太白诚欲出世，亦将疑屈子诚欲轻举耶！

太白诗虽若升天乘云，无所不之，然自不离本位。故放言实是法言，非李赤之徒所能托也。

太白诗言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乐府形体

耳。读者或认作真身，岂非皮相。

太白早好纵横，晚学黄老，故诗意每托之以自娱。

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

(以上各条均见《艺概·诗概》)

以上不过寥寥两百字左右，却触及不少重要问题。如：李、杜均志在经世。李多放言，无所不之，但本位仍在经世，并非真正出世。而杜的思想，多在儒家界内，是两人同中之异。李诗言侠、仙、女、酒，非其真身，李诗的纵横、黄、老色彩，是他在艺术表现上的运用，感到这样写畅快。刘氏这些议论，不仅很有见解，确是深谙诗艺的。

回到海波同志的这部专著上来，高兴的是不少意见，我们颇不谋而合。他指出李白的主导思想，是“建功济世”，其形成与发展，“是主客观多种因素长期溶合、消长的结果”。他同先秦诸家的关系，是“诸家互补，为我所用”，“那种在诗人思想上贴上某一家标签的做法，实在是不足取的”。我觉得，他在这个关键性的问题上持有这样的观点，就有了一个坚确的立足点，他的研究由此展开，果然取得了重大成绩。这是只有兼具古典文学和哲学修养的学者才能达到的境界。这部专著写作过程中，海波同志多已用单篇形式在几个著名学术刊物上发表，并获得奖励，决非偶然。

三十多年前，海波同志伉俪都是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出来的，转瞬间已过去这么多年，看到他们都已成熟，成家，一定还能为教育、学术事业作出更多更大贡献，不胜欣慰。写几句读后的感想，知也无涯，即以共勉罢。

1996年7月8日



杨海波，祖籍扬州，1939年10月生。1964年7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古代文学、古代汉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学，并致力于李白思想研究。现任江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授。主要著作有《李白思想研究》，参编著作有《中国古代文学》（教材，三册）、《中国李白研究》（二册）、《论衡选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等。

3/17

目 录

序言	徐中玉
第一章 苟无济代心 独善亦何益 ——李白的主导思想	1
第二章 独酌聊自勉 谁贵经纶才 ——李白的忧患意识	18
第三章 谁挥鞭策驱四运 万物兴歇皆自然 ——李白的哲学观	33
第四章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 ——李白的伦理观	49
第五章 银台金阙如梦中 秦皇汉武空相待 ——李白的宗教观	66
第六章 中夜四五叹 常为大国忧 ——李白的人生观	83
第七章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 ——李白的价值观	101
第八章 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 ——李白的审美意识	121
第九章 文质相炳焕 众星罗秋旻 ——李白的文学观	141
第十章 罗袖丽赤血 英声凌紫霞	

	——李白的妇女观·····	154
第十一章	独立天地间 清风洒兰雪	
	——李白的英雄意识·····	168
第十二章	乃知兵者是凶器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李白的战争观·····	179
第十三章	府县尽为门下客 王侯皆是平交人	
	——李白的社会交往观·····	192
第十四章	一生傲岸苦不谐 恩疏媒劳志多乖	
	——李白的反传统意识·····	207
第十五章	五岁诵六甲 十岁观百家	
	——李白思想的复杂性·····	219
后记·····		245

第 一 章

苟无济代心 独善亦何益

——李白的主导思想

唐代诗人李白及其作品，历来是古典文学研究者注视的中心之一，而对其思想的研究，更是一个热点。由于李白思想复杂、充满矛盾，多年来，不少专家学者费尽心血、独辟蹊径，从不同角度剖析李白思想的各个层面，力图揭示诗人真实的思想面貌。有的同志指出，道教乃唐代的国教，李白是一个道教徒，诗人的思想当属道家思想；有的同志认为，李白的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也有同志把战国时期豪侠义士的任侠思想看作李白的主导思想；还有同志主张李白的思想是儒、释、道三家的混合物。此外，也有同志感叹，李白思想太复杂，几乎不可分析。我认为，诗人既不是世外的“道士”，又不是虔诚的“佛教徒”，也不是专事劫富济贫的“游侠”，更不是首戴方巾的“儒生”，而是一名“欲献济时策”^①、“敢进兴亡言”^②的伟大诗人。李白生活在儒、释、道、侠均相当盛行的唐代，诸子百家思想对他都会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但是，诗人对诸子百家思想并没有生吞活剥，拘泥于某一家思想，而是采取兼收并蓄、诸家互补、为我所用的态度。纵观李白一生可知，家庭的教养、社会的环境、生活的经历以及诸家思想

的影响统一在李白身上，形成了积极用世与消极出世的思想矛盾，然而建功济世思想则是这对思想矛盾的主要方面，并成为支配诗人一生行动的主导思想。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李白主导思想的研究，出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一是轻信诗人的自我表白。诗人在自己的作品中，时而表白是“逸人”，所谓“余尝学道穷冥筌，梦中往往游仙山”^⑤；时而又以游侠鲁仲连、剧孟等人自许，所谓“结发未识事，所交尽豪雄。却秦不受赏，救赵宁为功”^④；时而又把自己打扮成“佛教徒”，所谓“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马何须问，金粟如来是后身”^⑤；时而又以“儒生”自居，所谓“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⑥。诗人这些自我表白，是诗人在特定环境中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并不一定就是代表诗人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我们绝不能只根据诗人自许和表白，就简单地给他的思想定性。恩格斯曾经指出：“对头脑正常的人来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⑦这是考察和鉴定一个人思想的基本原则。就李白的思想而言，如果我们只看他的“宣言”，那是断然得不出正确结论的。李白表白自己是“逸人”，可是一辈子也没有安心学道，他说：“奈何天地间，而作隐沦客！”^⑧“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⑨李白表白自己是“游侠”，可是他一生并未专事任侠，只是在三十多岁之前为了广交朋友而有过一些任侠举动。李白表白自己追慕佛祖如来，希望“舍伪归真”进入“涅槃”境界，可是诗人一生也没有绝情于纷乱的世情。李白表白自己是“儒生”，然而，他终生也没有完全按儒家传统行事，相反，无视儒家礼治观念，并把于世无补的鲁儒当作讥讽的对象、抨击的目标，试看“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

雾。……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⑨。在李白看来，眼界狭窄、不懂济世之策的鲁儒，和自己根本不是同一类人物。由此可见，只根据诗人表白就给他思想定性，就会得出与实际相悖的结论。

二是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把诗人的主导思想简单地归结为先秦诸子某一学派的思想。如前所说，或曰道家思想，或曰儒家思想，或曰佛家思想，等等。其实，一个人的主导思想的形成，其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的因素，又有主观的因素；既和阶级出身、家庭教养、社会环境、社会思潮有关，又要受到本人独特的社会经历和生活道路的制约。不能只根据诗人曾经受过某一种思想的影响，就简单地断言，这种影响必然会发展成为他的主导思想。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指出：“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纯粹的现象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李白生活的前期——盛唐时期，掌权阶级的思想统治较为松弛，先秦诸子各家思想均得到长足的发展。诗人“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⑩，诸子各家思想对他都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这就使李白的思想不可能是单一的、纯粹的，相反，呈现出一种较为复杂的状况。如果简单地在李白思想上贴上这家或那家的标签，势必又要脱离李白思想实际，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社会中的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是处在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之中。马克思说得好，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为此，我们分析一个人的思想，必须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全面地掌握其思想形成的各种因素。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社会中的人又是一个有机的活动体，每个人思想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总要经历一个过程。因此，我们研究一个人的思想，还必须坚持发展的观点，历史地考察构成其思想诸因素的消长过程。实践证明，只有从纵横两个角度，全面而又历史地考察一个人的思想

活动，方能真实而准确地揭示其思想面貌。我们考察李白的主导思想，也必须是这样。

李白建功济世思想的形成、发展，是主客观多种因素长期融合、消长的结果，择其要者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个人禀赋和家庭师长的教导

李白出生在富商家庭，父亲李客颇有文学素养，据诗人自述：“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②，又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③。可见，诗人自幼学习条件良好，同时涉足范围异常广泛。诗人不仅具有优越的学习条件，而且绝顶聪颖，内在素质很好。他在《赠张相镐》中回忆自己创作时说：“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同时代人对诗人的奇才也赞叹不已，李白的从弟李令问曾对李白说过：“兄心肝五脏皆锦绣耶？不然，何开口成文，挥翰霞散？”^④《开元天宝遗事》（卷下）也有同样记载：“每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粲于齿牙之下”。李白这种“开口成文，挥翰霞散”的文才，博得众人交口称赞，这对诗人济世理想的形成不无影响，它使诗人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不同于“凡夫俗子”，而是高度自负，心比天高。事实正是如此。他常常把自己比作管仲和诸葛亮，自诩“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⑤，因之，“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⑥。

李白二十六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之前，是诗人广泛求学，兼受家庭、师长教导和诸子百家思想影响的时期，也是产生非凡抱负和经国济世思想的时期。这一时期，有两件事对他的主导思想的形成影响极大。

第一件事：拜隐士赵蕤为师。赵蕤年轻时是一个志在经国

济世的人，因屡试不第，归卧岩户，著书立说。此人知识丰富，不论是天文地理，还是三教九流，无不知晓。他曾给李白纵谈古今盛衰治乱，品评历代英雄豪杰。赵蕤的教导，使李白对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晏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张良，高卧隆中、三顾始出的诸葛亮以及善设奇谋诡计、为世排难解纷的鲁仲连等盖世英雄，佩服得五体投地，从而使他萌发了建功立业、匡时济世的雄心和理想。

第二件事：苏颋称誉。李白二十岁以后开始在蜀中游历。他在去成都途中，曾投刺谒见当时著名作家苏颋。苏颋一见李白，大加赞誉，说他“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比如肩”^⑩。苏颋的称誉给予李白极大鼓舞，使他对自已的济世才能更加自信。

二、时代精神的激励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⑪青少年时代的李白之所以产生“托意在经济”^⑫、“思欲解世纷”^⑬的建功济世思想，与社会时代、社会环境对他的强烈激励是分不开的。

李白生于公元701年（即武后长安元年），卒于公元762年（即代宗宝应元年），中经中宗、睿宗、玄宗、肃宗四个朝代。李白青少年时期，正值唐帝国最繁盛富庶的年代。国家昌盛、人民生活安定，社会在各个方面都呈现出奋发向上的气氛。特别是武则天执政时期，为了从根本上打破魏晋以来的门阀等级制度，提高中小地主的社会政治地位，大力发展“以文词取士”的科举制度，

实行了一条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小地主知识分子建功立业、参与国家大事的积极性。根据《新唐书·刘祎之传》记载，武则天对一些“文学之士”尤为器重，甚至让他们之中的少数人直接由北门进入宫中，“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这对一些文人墨客走上建功立业的从政道路，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李白五岁的时候，武则天就死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唐玄宗执政的时代。据历史记载，唐玄宗早年也不失为一位“礼贤下士”“励精图治”的开明君主，他即位初年，曾颁发《搜扬怀才隐逸敕》、《求访武士诏》，并诏命五品以上官吏可直接向朝廷荐举贤才。这些做法给当时在野的知识分子带来了莫大的希望，使他们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诸如与李白同时代的著名诗人高适、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在其作品中都表现了自己积极用世的迫切愿望。高适盼望“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②；杜甫则以稷契自许，以匡时济世为己任，所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③；孟浩然虽然“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④，然而济世之心却耿耿于怀：“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⑤；就是以消极出世著称的王维，早年也曾希望功成身退：“济人然后排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⑥。可见，产生强烈的济世愿望是当时知识分子中一种普遍现象。李白也不例外。李白出生在一个“遭沮渠蒙逊难”^⑦、“五世为庶，累世不大曜”^⑧的商人家庭，唐王朝这个时期实行抑制豪族地主、扶植庶族地主及广开才路的政策，也会使这个家庭看到光明的前景。李白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的感召下，逐渐孕育了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豪情壮志和济世宏愿。

三、诸子各家思想的深刻影响

李白受诸子各家思想熏陶，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诗人面对诸子各家思想究竟采取怎样的态度，诸子各家思想对诗人又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一个颇有分歧的问题。我认为，诗人对于诸子各家思想采取了“诸家互补、为我所用”的态度。所谓“诸家互补、为我所用”，就是对诸子各家思想并不一味采取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态度，而是既有肯定的一面，又有否定的一面，并从诸子各家思想中取其所需，互相补充，为形成自己的主导思想服务。因此，诗人学习诸子各家思想，但又不拘泥于某一家思想。正如诗人在《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中引用屈原《楚辞·渔父》所云，“吾不凝滞於物，与时推移。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这就是说，诗人于世处事，不拘泥于任何事物，而是随着世道的变化而变化。诗人对诸子各家思想的态度也是这样。那种在诗人思想上贴上某一家标签的做法，实在是不足取的。当然，李白接受诸子各家思想的影响，既构成了诗人思想中积极用世的思想因素，又构成了诗人思想中消极出世的思想因素，然而，从总体效应来看，诸子各家思想对诗人积极用世思想的形成，其影响是巨大的，而且是主要的。

1. 就儒家思想的影响而言

以孔子为始祖的儒家学派，其积极用世思想对诗人的影响是深刻的，这种影响与家庭教养、时代精神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诗人思想的核心，主宰了诗人一生的行动。诗人吸取儒家用世精神，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事君思想。儒家的处世哲学是“忧道不忧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李白亦将此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他